现存湖南省最早的刻本方志

——洪武《永州府志》述略

汤　军
(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洪武《永州府志》作为明代早期的方志,能够幸存下来弥足珍贵。它不仅是永州地区迄今为止能够搜寻到的最早和最完整的府志,且为湖南省现存最早的刻本方志。由于该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直承宋元旧志,不仅保留了珍贵的历史材料,也为了解当时的编志状况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湖南;　洪武《永州府志》;　刻本
[中图分类号]　K24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4－0068－05

一　洪武《永州府志》的形态

洪武《永州府志》是湖南省现存最早的刻本方志[1],编纂于洪武十六年,同年 6 月成书。全书共 869 页,由图、志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图包括境域图、城池图、治所图和学校图四类,并分州县描绘,在《永州府儒学图》下有牌记:全州赵初刊。志有 12 卷,所记内容大至郡县沿革、城池廨宇、设官流变、户口贡赋;小至驿站津渡、堂馆亭榭、山水岩穴、歌赋题咏,另外职官宦谪、乡贤义士、风俗物产、仙释逸闻等亦皆在其内,从体例上来看已是定型的方志。

洪武《永州府志》成书后,由永州知府虞自铭、永州教授胡琏、永州训导胡鉴、东安教授蒋桨分别为之作序。在虞自铭序前及卷五后印有京师图书馆藏书章,为:“京师图书馆藏书记”,于卷 3 卷首、卷 8“全州溪洞”后及卷 12 后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章,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洪武《永州府志》每半页 12 行,每行 19 字、22 字不等,“版框高 23.7 公分,宽 17.7 公分,四册”[1],黑口,双鱼尾。自卷 11《宋朝贡举题名·道州》后书页残损较严重。卷 12 后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章印于书页残缺处,可见其在当时已经残损。

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洪武《永州府志》于国家图书馆藏有刻本,并有胶卷,还在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南图书馆藏有胶卷。另据朱士嘉主编《中国地方志综录》,国家图书馆所藏刻本缺卷 6 至 12。

另外,在序中虞自铭、胡鉴皆称之为《永州府图志》,胡琏称之为《永郡图志》,蒋桨称之为《永州府图经志书》,在每卷卷首又称之为《永州府志》,笔者所参考的版本,因缺题签,所以无法知其定名。而其自已淆乱,传之后人,也就莫知何从。地方志书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过图经、图志等形式,至元代各种形式已经融合,出现定型方志[2]。此时去元代未远,蒋桨将其命名为《永州府图经志书》,可以看做这一历史现象的反映。另外,在明嘉靖间,编纂有湖广地区的一部通志,名为《湖广图经志书》,或是踵其余绪。

二　洪武《永州府图经志书》的编纂

地方志书历来为当政者所重,在明代,太祖朱元璋立国后,先后于“洪武三年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3]2405,六年“令有司上山川险易图”[3]28,“十六年,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十七年,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4]。其对地方志书的重视可见一斑,洪武《永州府志》也应是在这一背景下编纂的。

洪武元年二月,湖广平章政事杨璟“取永州路,夏四月克其城……五月取道州”[5](道光《永州府志·事纪略》),同年,永州改路为府。在永州入明之后,据蒋桨所作序:“永郡旧志有版行,曩因兵燹散乱不可复考。洪武八年,钦改从新编正,已登天膺。”胡鉴于序中云:“洪武九年春,朝廷取勘天下府

[收稿日期]　2013－03－12
[作者简介]　汤军(1987－),男,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州县图志,于时在郡之士已尝编□成帙,以达御览矣。”可知永州府曾于洪武十六年之前编成一志。胡琏也在序中云:“洪武九年,湖广布政廉访开司。上合六卿咨谋,命各府凡旧志及新代户口、田粮、山川、地理、土产之事;风俗、人物、名宦、碑文之类,分门列条,集为图志。”而此志上于朝廷在洪武九年春,后于本年秋,钦改全、道二府为州,入隶于永州府。十六年时,“本府洪武九年入籍所报户口钱粮,比较十五年造成黄册之数,大有增益不同。”所以在此时因现实状况的变化,又有重新编纂志书的需要。

关于洪武《永州府志》的编纂,据虞自铭所作序:“余一日听政之暇,试览□□所载者,皆零陵、祁阳、东安之事也。全、道之事,□无所考,再询其详,全道二州自洪武九年钦□府为州,入隶本府,各有志焉。全州志曰清湘,道州志曰舂陵……嗟夫! 一郡之志分为三,可乎? ……翌日遂命府吏蒋温礼,请儒学教授胡琏、训导胡鉴弄纂集一书。”胡鉴在序中云:“于是俾鉴偕郡博士胡汝器、训导支琦交相参且考订。”由此可知洪武《永州府志》,由永州知府虞自铭主修,永州教授胡鉴、博士胡琏、训导支琦编纂。

对于此志如何编纂,虞自铭在序中云:“一□□志书者,纪一郡古今之事实也,其可□□□□。圣朝洪武十五年,编造赋役黄册,以为版籍大□□,二州七县户口、田粮、课程、农桑、学校□□□□□,有文学之士所撰词章、策论、诗赋之类;贤良方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之名,不可湮没,悉宜表纪之……新者辑于前,旧者赞于后,删其繁乱,补其阙略,鸠工鋟梓,韫匮公廨之内。庶使后之君子,考诸一郡之事者,有所据焉!”

蒋桨云:“既命郡庠□□□依旧稿重加考订,复□□执其事。”

胡鉴则在序中云:“于时同知王奉议、通判吴承直、推官丁承事、知事洪起霖亦皆一时文雅之士。佥谓:‘图志之要,所以考夫府州县之建置,设官之沿革,疆域之所至,户口钱粮之多寡。与夫形胜、风俗、城壁、坛壝、公廨、邮驿、坊巷、乡都、关津、墟市之类;名宦、贡举、人物、仙释、物产、种艺之目。某山某水、学校、祠庙、寺观、亭堂、楼阁、碑刻之文,以识乎古,至不可湮没,而无所传也。兹事其可缓乎?’于是俾鉴偕郡博士胡汝器、训导支琦交相参且考订,纂入全、道二州之志,并以洪武十五年成造黄册所报户口钱粮之数,增入于内,分卷析类,各以次附。”

笔者所参考版本中未有凡例,而上述三人所记则可以凡例视之。可见《永州府志》的体例由上下僚属共同议定,在旧志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并参考黄册,“采摭合郡钱粮新数,添备志目,补其寡少”。

关于洪武《永州府志》的编纂时间,蒋桨在序中云:“洪武癸亥之岁,郡□僚□佥议志书之作。”胡琏则云:“癸亥六月庠官琏等呈志于侯,喜书成,即命匠绣雕。”洪武癸亥之岁,即洪武十六年,若以“议志书之作”在当年元月,编纂时间也仅 6 个月,之所以成书如此之速,是因为永、全、道三地皆有旧志,对于户口钱粮等实时数据又有已编成的黄册。在这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成书迅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三　洪武《永州府志》的价值

洪武《永州府志》是在永、全、道三地旧志的基础上编纂而成,通过对全书的考察,发现其中保存了大量旧志的内容。而其此前的永州志书皆已亡佚,所以这是洪武《永州府志》的一个重要价值。

永州自汉元鼎六年置郡,名零陵。三国时,赤壁之战后吴、蜀以湘水为界分据荆州,零陵郡属蜀。夷陵之战后,荆州皆为吴所据,分始兴县立始安郡,分邵陵县立邵陵郡。至东晋,分南部营道、泠道、营浦三县立营阳郡。南朝梁时,改营阳郡为永阳郡。隋灭陈后,永阳郡废,入隶永州,改洮阳为湘源。隋末萧铣据南方,析湘源立灌阳县。唐武德四年,败萧铣,分零陵郡立营州,又分苍梧郡冯乘县地立江华县入隶营州。正观八年,改营州为道州。石晋天福四年,改湘源为清湘,置全州。入宋,永、全、道皆为军州,属荆湖南路。元代,改州为路,隶湖南道。到明代,改路为府,至洪武九年改全、道二府为州,入隶永州府。

永、全、道三地在明之前,皆有志书编纂。其中,永州有:

《零陵先贤传》一卷,存说郛本;

唐《零陵录》,韦宙纂,已佚;

宋《零陵总记》十五卷,陶岳纂,已佚,存善化陈氏荆湖图经辑本;

宋《(永州)风土记》,柳拱辰纂,已佚,存善化陈氏荆湖图经辑本;

《(永州)旧经》,已佚;

《(永州)图经》,已佚,存善化陈氏荆湖图经辑本;

宋《零陵志》,已佚;

宋《零陵志》十卷,张埏纂,已佚,存善化陈氏荆湖图经辑本;

宋《零陵志》十卷,徐自明纂,已佚;

《永州志》,已佚,存蒲圻张氏大典辑本;

元延祐《永州路志》,邓桂贤纂,已佚[6]523-526。

道州有:

《湘州营阳郡记》,已佚,存金溪王氏汉唐地理书钞辑本,善化陈氏荆湖图经辑本;

《道州记》,已佚;

《(道州)风俗记》,已佚,存善化陈氏荆湖图经辑本;

《舂陵志》,已佚;

《舂陵旧图经》,已佚,存善化陈氏荆湖图经辑本;

《舂陵图经》,已佚,存蒲圻张氏大典辑本;

《舂陵重较图经》,已佚,存善化陈氏荆湖图经辑本;

《道州图经》,已佚,存善化陈氏荆湖图经辑本;

宋《舂陵图志》十卷,赵汝谊修,章颖纂,已佚,存善化陈氏荆湖图经辑本;

宋《舂陵图志》十卷,孙楙纂,已佚;

《道州志》,已佚[6]526-528。

全州有:

宋《全州图经》,已佚;

宋《清湘志》六卷,陈岘修,林瀛纂,已佚;

宋《清湘志》六卷,余元一纂,已佚。

《清湘志》,已佚,存蒲圻张氏大典辑本;

《全州志》二册,已佚,存蒲圻张氏大典辑本[6]627-628。

由于他们皆已亡佚,辑本又难窥全貌。虞自铭在序中云:"全、道二州自洪武九年钦改府为州,入隶本府,各有志焉。全州志曰《清湘》,道州志曰《舂陵》。"而全州旧志中以"清湘"命名者有三,道州旧志中以"舂陵"命名者有六,所以洪武《永州府志》究竟是采用哪几种旧志作为参考,很难确定。只不过在此志中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通过这些痕迹至少能够确定其所参考旧志的时代。

其中,永州部分应是采用洪武九年所编图志,而洪武九年永州图志又参考的是何种旧志呢?在序中,胡鉴云:"旧有图志版刻,曩因兵□□失不完。"蒋桨云:"永郡旧志有版行,曩因兵燹散乱不可复考。"而胡琏则云:"洪武九年,湖广布政廉访开司。上合六卿咨谋,命各府……集为图志。故永有志存也,夫图者,粲然有文;书者,秩然有序。维非商盘周鼎,洪范之工巧,然皆切于郡务时法,治平之典要矣!"三者一云"不完",一云"不可复考",一云"故永有志存也",所述皆不同。

在洪武《永州府志》卷5《祠庙·府城》中有《诚斋先生祠堂记》一文,为元人邓桂贤所作,文后有注云:"此后旧志阙文。"卷10《本府名宦·宋朝名守倅名氏》中亦有"自此以后旧志残缺无考"之语。可见,旧志虽然因兵燹而散乱,但并未全失,故而应以胡鉴所云"不完"为确。胡鉴在卷2《学校·本府·修学重建明伦堂记》中云"至正壬辰,红巾寇起……丙午,鉴适承乏典教事",可知其曾于元时在永任学官,对永州诸事应更为明了。

在诸多旧志中,元延祐《永州路志》是当前所知的距洪武九年编志时间最近的一部,由邓桂贤编纂,而洪武《永州府志》中所录邓桂贤作《诚斋先生祠堂记》又来自旧志,所以洪武九年永州图志所参考的应即此。另外,卷10《本府·元朝名宦·路达鲁花赤》中记有乞歹于思一人,记云:"乞歹于思,至元二十一年以嘉议大夫湖北提刑按察使任本路达鲁花赤……后以寿终于任,人怀甘棠之思。今子孙世禄绵绵,殆天所报云。"此应即引延祐《永州路志》而未审者,乞歹于思为蒙古人,若在明代又何得云"今子孙世禄绵绵"。据卷9《人物·本府·元朝人物》:"邓桂贤,字国望,零陵人。少聪敏博学,大德年间任本路儒学,□除潭州路儒学正。隐居不仕,设馆授徒,时翰林□□□酸斋、路帅朱基山、总管毛伯帖木儿皆师敬之。延祐年间,编集郡志,成铸祭、乐二器,有功学校。年八十而终。"

在卷8《川浸·零陵县·大濩湫小濩湫》中还载有陶岳《零陵总记》一条,记云:"陶氏《总记》云:'春夏江涨,数百步外皆奔入溠中,有声如雷,舟船所戒'。"《零陵总记》"为记述唐代湖南南部零陵旧地景观名胜与文人轶事的最早一部专书,宋及明代频见徵引,明以后散佚不见。清陈运溶辑佚七条,今人王晓天增补一条,共八条"[8]。后业师张京华先生发现其"仍有未尽,兹略为辑补,共得三十六条,合并条目编为二十九条"[7]。关于此条,因当时未能得览洪武《永州府志》,故尚未补入。

关于全州部分,在卷2《学校·全州·旧清湘书院》中有"圣朝未有兴举明文,志书记录姑存其旧"之语。可见其文引自旧志。而其引自何时之旧志,于洪武《永州府志》中也留下了一些痕迹。

在卷1《府州县建置沿革·全州》中有"《禹贡》:荆州之西境。汉武帝元鼎六年,置零陵郡,统县十,曰洮阳者,今本路是也"之文。全州宋时为军州,元代改州为路。由此看来,其所参考者为元代全州志书。另在卷2《学校·全州·旧清湘县儒学》中云:"咸淳元年郡守彭宋傑重修,归附后焚毁无存,至元十六年县尹唐遇起盖讲堂。"在卷2《试院·全州》中云:"至元归附后为广军毁拆。"此亦为引旧志

未审者,在明代又何可言元时为“归附”也。虞自铭云:“全州志曰《清湘》。”以“清湘”命名的 3 部旧志中,陈岘修、林瀛纂《清湘志》,余元一纂《清湘志》,皆在宋代。惟存张国淦大典辑本之《清湘志》未能确知其时代,或编纂于元代,洪武《永州府志》全州部分所参考者抑或为此,姑存疑。

至于道州部分,所露痕迹最多。如在卷 1《府州县建置沿革 · 道州》中云:“我朝艺祖大德龙兴,僭伪率服。”在卷 1《府州县建置沿革 · 道州 · 叙永明》中云:“国朝太平兴国五年,赐铜章,文曰:‘永明县新铸印’。”在卷 1《谯楼 · 道州 · 鼓角楼记》中云:“圣宋光华在旦”,还于“申命攸司”下注“孝庙讳”,于“陇西辛公”下注“光宗讳”,于“公一日问爰郡”下注“英庙讳”。在卷 2《衙门沿革 · 道州 · 设厅记》中“尝谓厅”下注“英庙讳”,于“厥有缔”下注“高庙讳”。在卷 6《陵墓 · 道州 · 旧营道县》中云“本朝周谏议(即周辅成,周敦颐父)墓在濂溪。”在卷 7《山岩 · 道州 · 永明县 · 扶灵山》中云:“国朝修九域志。”在卷 9《人物 · 道州先贤宦历》中云:“郡故僻左,而山水之富,则甲于湖湘。由唐以来,名人胜士不远数千里从政于是邦,必有可称者焉。而旧志所载,在唐不过三人,在我朝惟寇莱公而已。”在卷 9《人物 · 道州先贤宦历 · 寇准》中云:“寇莱公准,字平仲,本朝天禧四年六月罢相八月贬道州司马。”在卷 9《人物 · 道州》中将周辅成、周敦颐、欧阳程、周尧卿等人列为本朝人物。如此,则道州部分所参考者定为宋代道州志书无疑。

虞自铭云:“道州志曰《春陵》。”在道州旧志中,能确定编纂于宋代,且以“春陵”命名的惟有赵汝谊修,章颖纂《春陵图志》和孙楙纂《春陵图志》。据《直斋书录题解》卷 8:“《春陵图志》十卷,教授临江章颖茂宪撰,淳熙六年太守赵汝谊。”

道州旧志中为“图经”者,有《春陵旧图经》、《春陵图经》、《春陵重校图经》、《道州图经》。在卷 8《川浸 · 道州永明县 · 警水》中云:“按旧《图经》望□名青水,唐天宝六年□名警水。”在卷 9《人物 · 道州 · 前代人物》中云:“唐李郃延唐人也……旧《图经》云:‘郃所居莲塘与董洲有杨氏,其先中原人,唐末徙居于此。’”在卷 10《道州古刺史》中云:“公孙刺史失其姓名,相传为隋公孙景茂。按旧《图经》,以为隋时郡为永阳、营道等县,安得有刺史。”此三处所云“旧图经”则未能知其所指。

另外,在卷 9《人物 · 道州 · 仙释》中记云:“仙释古所不传,君子亦弗道也。而后世寖闻焉,往往取信于传记之所载,多汗漫不经,迂阔寡实,难以泛泛述之。故摭旧志之一二,以补其阙。余则《九嶷考古》纪之详矣,故不复书”。《九嶷考古》,据《直斋书录题解》卷 8:“《九嶷考古》二卷,道州崇道主簿吴致尧格甫撰。取《春陵志》所纪,而为诗以纪之。宣和甲辰序。”洪武《永州府志》中虽云:“故不复书。”却仍录有数条,姑辑录于下,以备稽考。

(1)《九疑考古》以武丁乘白骡度迷溪,往来九嶷石楼峰之间。

(2)张正礼,汉魏间人也……《九疑考古》谓:“正礼在娥皇峰,正礼或作礼正。”

(3)房日茨,晋永嘉忠道士也,居何侯石,宝□年仙于舜源峰。《九疑考古》云。

(4)□□惠归□知其姓,《九疑考古》云:“辟谷服气轻举于萧韶峰。”

四　洪武《永州府志》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洪武《永州府志》在编纂的过程中,引旧志而不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它与此同时也保存了很多古方志的内容,所以从现在来看,这又是他的价值所在。此问题在上文中已经说明,故不再赘述。而洪武《永州府志》除此之外还有体例繁乱、错页和缺页的问题。

首先来说明洪武《永州府志》“体例繁乱”的问题。

如卷 9 中第一部分为“人物”,其中:

本府:(元以前人物)、元朝;

全州:孝廉、文学科第、行义、孝感;

道州则为:道州先贤宦历、前代人物、本朝人物、前代隐逸。

第 2 部分为“仙释”,其中:

本府:仙、释;

全州:释、仙;

道州则仙释并记。

在卷 10 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其中:

本府:古名宦、自汉至唐贤守名氏、宋朝守倅名氏、零陵、祁阳、东安三县名宦、教官、宋朝谪宦、元朝名宦;

全州:古守倅题名、元朝官员题名、前安抚司官、全州路官、镇守万户府官、名宦;

道州:古刺史、宋朝太守题名、元朝名宦。

另外,如洪武《永州府图经志书 · 图》,其目录如下:

本府:永州府境图、府城图、府治图、府学图;零陵县境图、县治图、县学图;东安县境图、县治图、县学图;祁阳县境图、县治图、县学图;

全州:全州州境图、州城图、州治图、州学图;

道州:道州州境图、州城图、州治图、州学图。

而实际上只有永州部分按此体例,全州部分为:“清湘县境图”,道州部分为:“州城四县总图”、“宁远县图”、“营道县图”、“江华县图”、“永明县图”。此时清湘县与营道县皆已革并,却仍单独立目,这不仅与体例不合,也违背了事实。洪武《永州府志》的体例如此繁乱,惟一能说明此问题的,就是其内容来自于旧志。

其次,在笔者所参考的版本中还存在错页和缺页的问题。经过整理后发现,洪武《永州府志》共869 页,错页现象有 43 处,涉及 124 页,具体情况如下图:

卷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错页(处)	0	17	5	7	8	0	1	3	1	1	0	0
涉及页数	0	64	8	16	20	0	2	10	2	2	0	0

洪武《永州府志》的缺页问题,具体情况如下图:

缺页位置	全缺	有缺
图	永州府境图、府城图;零陵县境图、县治图、县学图;祁阳县治图、县学图	无
卷一 建置沿革	无	全州、灌阳
卷一 设官沿革	无	道州
卷二 学校	无	本府
卷三 税粮	无	东安
卷三 农桑	本府、零陵、祁阳、东安	全州
卷四 坛壝	零陵、祁阳	本府
卷四 驿置	本府	零陵
卷四 坊巷	宁远、永明	道州、江华
卷四 桥梁	东安、江华、永明	全州
卷五 祠庙	无	永明
卷五 寺观	灌阳	道州
卷六 亭台	祁阳、东安、江华、宁远	零陵、全州、永明
卷七 山岩	无	道州
卷九 仙释	无	本府

在这三个问题中,“体例繁乱”形成于编纂过程中,“错页”和“缺页”则是在流传过程中造成。除此之外,洪武《永州府志》中大量使用俗字,书中字体不一,还有因未能考订,而直接空缺,如在卷 1《城垒·道州》便记有:“本朝洪武元年重新建筑于江之北,周围□里□十□步。”但这与上述三个问题相比,可谓是“微不足道”。

[参考文献]

[1] 李龙如. 现存我省最早的刻本方志和最晚的刻板[N]. 湖南日报,2011-06-14(9).

[2] 黄 苇. 方志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153.

[3]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64.

[4] 郑 晓. 今言[M]. 北京:中华书局,1984:29.

[5] 宗绩辰. 道光永州府志[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400.

[6] 张国淦. 中国古方志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7] 张京华. 宋陶岳《零陵总记》辑补[J]. 云梦学刊,2010(3):31-36.

The Earliest Existing Block-printed Edition Chorography in Hunan Province

——Summary of Hongwu Yongzhou Fu Record

TANG Jun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Hongwu Yongzhou Fu record as the chorography of early Ming dynasty, is precious to survive. So far, it is not only the earliest and most complete Yongzhou Fu record at the Yongzhou region, and the earliest existing block-printed edition chorography in Hunan province. Because the chorography had direct bearing on the old edition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style and content, it not only retained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but also provided refere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the plait at that time.

Key words: Hunan; Hongwu Yongzhou Fu chorography; block-printed edition